

1

她看上去显得很年轻，倘若不是身体略略有些发胖，人们极可能把她排入青年姑娘之列；

她长得十分漂亮，眉眼口鼻，无论怎么挑剔，都寻找不出不妥的地方来，可以想见，她年轻时是个相当靓丽的姑娘。

这是一辆由省城开往风川市的普通长途公共汽车。她在车上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旅客们的注意。其实，她衣着很平常，尽管质地不错，但式样一般，她没有化妆，也没戴任何首饰，但人们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人起敬，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气质吧。

众人异样的目光她感觉到了，突然间倒显得有几分不安起来，大约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坐下后，忙主动找左右旅客攀谈，想尽量使得自己普通一些。

她的左边，坐着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年人，看上去有 70 多岁，须发全白了，光赤着的上身，积满了污垢。他见她坐到自己身边，忙将一件中式棉衣穿在身上。然而棉衣比他身体还要脏，已是春末了，本该夹衣夹裤了，穿上如此厚的衣服，不但使

人觉得脏，还感到闷热。这个人她在候车室里见过。那时，他手里拿着张纸向旅客们述说着什么，看得出他在乞讨。但当他看见她走过去时，不知为什么，不但没有迎上来向她讨要，而是赶忙躲到一边去了。也许，他把她当成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想不到她也是去风川市的旅客，车票竟与他连着号。他变得异常的局促不安了，把身躯收缩得紧紧的，与她之间，保留着一条宽宽的间隙。

她的右边，是个年龄约莫 50 岁的妇女，身材清瘦，面色蜡黄，双眉被忧愁紧锁着，对于邻座的她，没有任何感觉。

她先与他搭讪和悦地问：“老爷爷，你也去风川市呀？”

老年人有几分紧张地应付着：“哦，哦……”但瞬间，他脸上却现出苍凉的表情，自言自语地说：“嗨，老爷爷，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可我退休还不到两年啦……”口音很特别，不像本地人，倒像外省人说本地话。

“退休？”她很惊讶，“你原来在哪个工厂做工？”

“工厂？”他摇摇头，“不，我不在工厂工作，我是青海省地矿局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这着实令她瞠目了，一个退休不久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再拮据，也不致落魄到乞讨吧。

他对她的反应相当敏感，大约经历这种反应许多次了，肮脏的脸上泛起红晕，但他不恼怒，只有怏然。是啊，他现在这个样子，谁能把他和高级工程师相提并论。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他伸手到棉衣口袋去掏东西，大约想出示他在车站上给别人看的证明吧！但不知为什么，却又没掏出那张证明来，羞惭地低垂着头，轻声说：“你肯定看见我在车站讨钱？”他不待她回答，直率地说：“坦白讲，我的车票钱，就是刚才要的。”

“你为什么要乞讨呢？”她用审视的目光在他脸上扫了扫。

“难道你单位上……”

“不，不……”他急忙否定，显然不愿旁人责怪他工作单位，停了一瞬，叹了口气说：“唉，一言难尽呀。……”嘴唇动了动，却又把话噎住了，是不想说？还是觉得说清楚太费唇舌？他用目光认真地打量着她，“你为什么来坐这样的车呢？”显然在打探她的身份。

看来，这对她也是个敏感的话题，她不想回答，忙转向坐在右边的妇女。

汽车不知何时开动了，摇摇晃晃出了车站，很快驶上通向风川市的公路。右边的妇女伏在前排靠背上，将头埋在两条胳膊之间。

“你晕车吗？”她关切地问。

妇女摇摇头，竟然伤心地低声啜泣起来。

她有些莫名：“你怎么了？”

妇女没有回答，哭声更加凄戚，引起同车的人的关注，不约而同纷纷投来目光。她发现这些目光充满了同情，似乎，人们都认识她。

这时，左边的老人同情地帮她回答：“她家出大事情了。”

“你认识她？”她不由转头看着老人。

“我们同住在黄石村。”

黄石村！她微微一震，好熟悉的名字。啊，想起来了，那是座群山中的小寨子，乱石遍野，田地贫瘠。她曾经去过那里。可那是几十年前了，一段多么残酷的日子哦。

“她家出什么大事了？”她更加关切了。

“她的儿子被公安抓了。”

“抓了犯什么罪？”

“绑架罪。”

“绑架！”她眉头不由一皱，止不住瞥了妇女一眼，同情心

人大减去。在当今中国，绑架是近年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大约是从外国电影上学来的吧？

老人显然看出她表情的变化，解释说：“绑架人家的小孩，勒索钱财，实在不应该，可她儿子算特殊……”

“犯罪还有啥特殊！”她不客气截断他的话。

老人辩解地说：“同志，你不知道她的儿子是个多好的娃娃……”

“好娃娃更不应该去犯罪！”

“唉——”老人叹了口气，有点不满地瞥了她一眼说：“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知道吗？这个娃娃犯罪仅仅为了要二千元的学费。”

“为了学费？！”这倒令她想不到了。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自语地说：“黄石村现在还这样穷？”

老人变得激动了：“穷？也可以说不穷。穷的是庙子，方丈可富得流油哩！”

他话音刚落，车厢里却爆发出一阵哄笑。显然，老人的话引起了共鸣。

她没有笑，不知为什么脸上却泛起一阵骤冷。现在，人民群众对官员们的不信任，使她的心情十分沉重。此时此刻，这辆普通长途客车上的乘客们还不知道，这个气质出众的女人，是新上任的风川市市委书记舒中。

她不带随员独自一人坐普通长途客车去赴任，绝不是有意标新立异，也没有微服私访的打算。出发点很简单：只是在离别几十年后，真真切切地看看风川市大地，风川市人民现在而今的面貌。这儿是她的故乡，留下过她童年的梦幻，青年的理想，有过欢乐，有过悲伤，有过刻骨铭心的恋情，也有撕心裂肺的痛苦；有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也有刀劈斧砍的决断！

唉，风川市啊风川市，对于她来说既令人梦绕魂牵，又叫人想起来心中就发寒。当年离开的时候，她曾一百次地发誓：风川，永别了。但多少年来，她又千万次地希望回到这块土地上看一看。特别随着年岁的增长，思念之情更切。也许，这儿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吧？不，不，不仅如此啊，这儿还有许许多多值得她牵挂的人，尤其是那位已经牺牲在剿匪战斗中的征粮队长——二野军政大学分校的分队长。他是她的初恋对象，也可以说是她一生中倾心相爱的人，正是为了他，她至今才孑然一生。她曾在多少个清明节里想请假回来在他的坟墓上添把土。当然，他是没有个人坟墓的，那次被匪徒同时残害的十几个人是活活烧死的，等她和救援部队赶到消灭匪徒后，寻到的只是一堆白骨，实在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合葬一起，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碑就在紧邻黄石村的龙滚沟，已经40年了。这个把庙子搞穷了的富方丈，是什么人呢？！

这次她能回到故乡来工作，完全是一个意外。

生活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几十年前，她由于出身资本家兼地主家庭，不能和一个解放军的干部结婚，不久，又由于家庭关系而被复员处理。之后她考上了政法大学，做起了人民的检察官，竟然成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当选为人民代表。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不期而遇当年的西南军政大学风川分校的政委，后来的风川地委书记，现在省委的第一副书记李陵。本来，这次相遇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不想，李陵却把她要回到省里来做纪委工作，更想不到的是，她又被派到风川市来做市委书记而与她‘搭档’的市长何云峰竟是当年不被批准和她结婚的那个解放军干部。

客车驶入了风川地界，平原已到尽头，山丘迎面而来。由浅丘而中丘，由中丘而深丘，公路的弯也多起来，不过公路虽

然弯弯曲曲，但却宽阔平坦，这倒使她产生了不一般的感觉，记得当年离开风川时还坐的是马车呢。山上的树木也多了，远近居民的住房，也不是她离开时的茅棚草屋了。

汽车越往前行 她越不能平静 强烈的游子归来的感觉 撞着她的心壁。同车的旅客在车弯过去拐过来中昏昏欲睡，而她却愈来愈亢奋，脑海里像掀起九级风浪，此时此刻占据她心的却是一种忐忑不安。她毕竟不是告老还乡，而是在风川市正处危难的时刻来工作的，不说眼下在她左右的乞讨的高级工程师和绑架罪犯的母亲令她百思不解，就是她在省纪委读到的无数反映风川情况的举报信，就使她感到将压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李陵曾明白地告诉她：“风川市被高泽群搞成个烂摊子了，现在我们叫他离职养病。你去接他的工作，困难一定会不少。不过 有何云峰的配合 你会改变风川市的面貌。”

她不怀疑何云峰会和她合作得很好，对于基本上被撤职的高泽群，她却感到震惊，这个人也是军大分校的校友，当年，他是她们的理论教员。他的理论课讲得生动而活泼，她们都喜欢他的课，在后来的剿匪征粮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很快被委派去担任区长，她离开风川时，他已经是风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了。这样的人会变么？但她确实看到了对他的举报信，有一封信揭露他向龙滚沟村的乡镇企业龙翔开发公司索要一百万元，还有一封信揭发他在风川市大搞资本主义，开放赌场妓院，社会治安混乱，一伙暴民竟然哄抢东门百货大商场，那起轰动全国的假酒案竟然也和他有牵连……

高泽群，难道这一切真的与你有关？

风川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咔嚓——”客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冷不防 不少乘客们猛往前倾，头被撞痛了她也被撞了一下，还不待弄清发生了

什么事，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警铃声，紧接着，一辆开道的警车在前，一辆日本产皇冠轿车在后，风驰电掣，目中无人地冲过去。乘客们愤怒了，有的向车窗外吐了口唾沫，有的恶狠狠地骂了声“贪官！”

她的脸又红涨了，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是羞惭？是愤恨？那骂声，那唾沫，仿佛都是冲她而来，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怨尤：在这车辆不多，基本上就没有行人的公路上开什么道？耍什么威风。她为官多年，也许级别还不够吧，从来未用过开道车。这种车，过去只有迎送外宾时才用，近年来似乎用得也太烂了，省上的干部，甚至地市级，还有的县级干部出门也要摆这个谱。想想解放初期人们对共产党的干部那种敬仰、亲近之情和今日用唾沫回敬，她的心像被人狠捏了一把。

2

风川市政府，是在国民党时期风川专员公署的旧址上扩建的，除了后院那座三层欧式钟楼外，旧的建筑已荡然无存。解放前，这钟楼是全城的最髙点。舒中儿时特别喜欢听钟楼上的钟声，她读书的学校就在钟楼旁边。解放初期，实行军政合一，由解放军的师部、军大分校校部以及南下服务团的干部共同组成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风川地区。所以当时的师部、军大分校校部、南下服务团都住在旧专员公署里。

风川地域偏僻，又处山区，解放前帮派林立，黑社会活跃，拦路抢劫的土匪几乎遍地都是；山野里，处处种植罂粟，城镇里烟馆、赌场、妓院处处可见，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因此除专员公署外，国民党也派重兵布防，成立了风川师管区、风川钜

烟委员会。尽管如此，鸦片烟却越铲越多，常常深夜枪声不断，尸陈街头也时有发生。俗话说山高皇帝远，在这里，是没有法的，枪杆子就是法，舵爷、军阀的话就是法。有一年，省城著名的戏剧旦角到风川城唱戏，有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兵痞，要进戏园里看戏，此人仗恃着有身蛮力，袍哥仁义社中海了个五排，江湖上有一帮难兄难弟，在风川城的茶馆、酒楼里吃了就走，从来不给一文钱。店老板不但不敢要，反而亲自送出店堂，躬身相送，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更是家常便饭。那天既然省城来了名旦角，他当然到场。事也凑巧，那天戏园门口收票的患了急病，临时找来个人替他当班。这个人不认识这位歪人，在他进门时拦住他：“你的票？”

他双眼一瞪就要发作，幸好另一名收票员认识他，忙忙上前解围。这个歪人虽进了戏园子，却被这一阻拦弄得心里毛椒火辣，认为丢了他的面子，愈想愈不通，于是走出戏园买了几只大火炮，又返回戏园，待到名旦角唱到“朝前走，要过关……”那段精彩唱段，点燃火炮往空中一扔。“砰”一声巨响，震得戏园里仿佛爆炸了似的，观众立时乱作一团，人挤人，人踩人，惊恐地夺路往戏园外逃跑。在国民党时代，为怕闹事，戏院里都有全副武装的弹压队坐在最后一排。火炮一响，弹压队立刻冲到舞台上，把两挺机关枪架在台口，总算把混乱压下去了。名旦角只得又上台继续演唱，但好端端的一场戏不得不在真枪实弹的弹压下进行，这令兵痞大大出了口气。这个歪人搞的不过是恶作剧，哪知那天风川的党、政、军、警、宪的头头脑脑都在场。当时风川最歪的人是风川师管区司令兼专员罗章华，这一声炮响大大丢了他的面子，他当即派人将兵痞查了出来，而且就在当晚将这个家伙枪毙在戏园口的大街上，打了三枪，脑壳上一枪，肚皮上一枪，有一枪打在脸上，

将这个家伙脸上的横肉撕扯去一大块。罗司令命令曝尸三天。这三天，倒让戏园门口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的风川城早已不是小城，而成为一座较具规模的中等城市。戏园还在原来位置，但已重新修建成一座集影、戏、玩、乐、吃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娱乐场所。

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修得十分雄伟，白瓷砖贴面的五层大楼，正面装着扇形的棕色玻璃幕墙，在阳光的作用下，市政府大院的花园、假山、喷泉、水池全收入于幕墙上。看得出建筑设计者颇费匠心。市长办公室在大楼二层，和市政府办公厅同属一层，高泽群兼任市长时，只占用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办公，外面有个小套间，是秘书办公的地方。何云峰接任市长后，将办公室认真进行了一次改建，二十平米扩为四十平米，除了秘书的办公室外，另外还加了浴室、休息室、阅览室、运动室。总起来，一百五十平米了。他是个有魄力的人，很懂生活。他不认为这是讲排场，搞享受，在办公室里有什么好享受的，这是工作需要，风川市虽然不大，但毕竟有五县一市六百万人口，堂堂的市长办公室，是风川市的门面，上面领导、外国的客商来了，首先要见的就是市长，不能让人有窝窝囊囊的感觉，要让人一走进市长办公室就立刻感到实力、气魄，说白了，这也是一种包装啦。在他改装办公室时，曾有人反映他奢华，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屁话。以能力而言，他认为他远远超过了高泽群。他所不足的，就是文凭差一点。按说，高泽群做市委书记，他就应该出任市长。也不知哪里没搞好，书记和市长都让高泽群一肩担了，而他只是一个空头副书记，是个最没实权的角色，高泽群做出决定，他只不过是跑腿匠，这儿视察一下，那儿去剪个彩，这算什么？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在李陵面前发牢骚。老政委总是安慰他不用着急。不着急，

不着急，要等到何时呢？他都过了五十五岁，再拖下去，黄瓜菜都凉了也该他时来运转，高泽群终于因病下台了，他总算如愿以偿。当然，李陵的夫人，在风川城名声显赫的金威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庞钰起了关键作用，这也算对他热心帮助她在风川下海经商的回报。

四十年过去了，他身材仍然保持得如舒中在军大分校时见到的那样，一点也没发胖，头发只鬓角处白了几根，眼角上几乎没有皱纹。看起来也是那种一点不出老相的人。由于对高泽群的反感，当风川市的大印到了他手中后，他就决定自己的执政方针；全面否定以前风川所做的切，创造属于何云峰的业绩。常言说，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没味。在别人修出的路上修修补补，算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不过，他也担心，倘若上级派来个书记与自己的意见不合，他不又成了附庸？天有助人之美，恰在这时他从庞钰处听到了李陵把失去联系几十年的舒中要回省里的消息，立即赶到省城找到李陵提出要求，让舒中回风川市工作。他不是怀念旧情，几十年前，他与舒中的婚姻未被批准后，不久他便与另一个姑娘结婚了，虽然没有舒中漂亮，但风姿也是十分迷人的，还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何凯，这孩子不但人才出众，现在还被庞钰看中，做了她的助手，担任了金威公司副总裁，兼任风川城唯一的三星级宾馆金威大酒店的总经理。不幸的是他夫人两年前患肝癌过世了。不过，这未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他很想得开，人总是会去世的，不过早晚而已。这也没有给他带来孤独，像他这样身居要职风川市数一数二的人物，应酬实在太多了，陪同者可说是趋之若鹜，这其中不泛美若天仙者。即令他需要再婚，也绝对要选一个年轻的。他喜欢的是鲜花正艳时，年轻女人怎么看都比老女人顺眼，舒中再漂亮算起年龄来，也是五十朝外的人了。

再说，自妻子去世后，这两年来他突然觉得生活的自由度大增 无论晚上回家多晚 或者不回家 根本用不着向谁解释 虽然亡妻生前并未干涉过他的生活，但回家看到那张沉默的脸和忧愁的目光，他心里就不愉快。现在他才体会到为什么现在在有单身贵族之说。一个人多自在。再婚？不是自己为自己找一个枷锁来套么！

今日，舒中就要回到风川了，何云峰决定搞一次接风宴会，把还留在风川的原军大分校的校友们全找到一起来，做一次感情大联络。

军大分校，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风川分校，当年，为巩固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大分校的干部和学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征粮，接着参加抗美援朝 土改 开发边疆 向少数民族地区进军 修铁路修国防工程……有的牺牲了，有的调走了；以后又是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又有进了班房的，服毒自杀的，下放劳动的。军大分校的人，在风川渐渐所剩无几了。然而，人世间千奇百怪无奇不有，佛法上叫轮回，哲学上叫螺旋，分散了的军大分校校友们，除了死的转了一圈差不多又转回到风川市。连几十年杳无音信的舒中，转了一个大圈儿也回到风川市来了。

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包括它的前身中原军政大学有数以万计的校友，校长政委为刘伯承、邓小平，大约有相当高的负责人牵头 组织了校友会。编校史 写回忆录 还拍电视剧 搞得热火朝天。风川市的军大分校校友之间基本上互不联络，形同散沙。此次，舒中回到风川市，却使军大校友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大转变。首先想到要转变那种疏远关系的是何云峰，也许他想让舒中一踏上风川市的土地就沉入到老战友的友爱中，让她时刻记着现在与她一起工作的，是当年从血与火

中冲杀出来的战友。

办这种事，对于一个当政的市长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首先，他亲自登门去请示了老省委副书记李陵的夫人庞钰。本来，他可以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说清的，但对于庞钰他必须亲自登门，否则就失去礼貌了。庞钰是河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初报考的是中原军大，后来，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原军大进驻南京，改为二野军大。进军大西南后，军大在风川成立分校后，她任中队协理员，是何云峰的上级。从那时起，她就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虽然‘样子’不怎样，但活泼滑稽，和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愉快，他时常突然冒出一句话，足叫她笑五分钟。不但如此，他还经常送一些价格不贵，但特叫人喜欢的小物品。比如他知道李陵好嚼干胡豆喝酒，每次去见老政委，总少不了带酒和干胡豆去。五十年代，带去的是烧酒，以后风川酒驰名全国了，他就送风川酒，当然不是一瓶两瓶，而是整箱，干胡豆换成了驰名本省的怪味胡豆。近年台湾商人在大陆办厂生产的本味花生米在市场特别畅销，怪味胡豆又换成了台湾本味花生米。老首长年纪大了，牙齿已不如当年，这种花生米又酥又脆，还不含糖，正对老爷子的胃口。对庞钰他就不能送酒送胡豆，送的是化妆品，五十年代送“百雀羚”、“友谊”，以后送国外走私来的“如意”雪花膏和缅甸玉。这些东西也不知他怎么搞到的；近年法国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他奉上的就是“YSL”和欧莱雅的“蓝蔻”系列了。送这些东西他做得很巧妙，话说得恰到好处，不让人觉得在受贿、收礼。更使老两口感动的是，他不但他们在位的时候要送，二人离休后，他对他们更热情，不让他们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无怪李陵在许多场合总是说：“何云峰这个同志品德好。”庞钰则更加感动，过去是他有求于她，自她下海到风川做生意，处处都得依靠这个风川市

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是他处处关照，她能发展这么快？因此，今日她一见到他时 就用河南人特有的亮嗓说：“小何子 你来得正好 我正有事要找你。”

尽管他都 56 岁了，但她仍这样称呼他，一则显现自己的老资格，二来也表示关系久远。

听说她有事 他立刻放下自己来的目的 先讨好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办？我意念中觉得你要找我，专门赶来听吩咐的。”

庞钰止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哈哈：“别耍贫嘴，你哪里专门为听我吩咐而来，是闲得无聊，想尝尝我们金威大酒楼的时鲜菜吧 都是一市之长了 还长不大，一副油头滑脑的样子！”话说得十分尖锐，脸上的笑容却愈绽愈开。

他并不觉得她在挖苦，反而更加愉快：“老上级您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我要不来，您的什么工程、用地、贷款 谁给您批？”

庞钰撇撇嘴：“谁要你批什么？今天我可有重要事要讨讨你的主意。”

“重要事？”何云峰不得不认真了 老太太平常有什么重要决策，事前都要和他商量的，“是生意上的？还是我们风川市政府有谁给你找麻烦？”他现在说这个话 显得底气很足 不像过去高泽群当权，他不敢表态。

“你风川市哪个敢找我麻烦？”庞钰的自尊心有点受损，“当真老头子才退位茶就凉了？没这种怪事！小何子，今天我找你 纯属我们家庭私事。”

“私事？”何云峰一下笑起来：“怎么 老政委有了年轻的，要打脱离？”

“放你的狗臭屁！”庞钰也笑起来：“你个死小何子 没点

正经。”

“你不是说改革 改革 把老头子给你们改跑了。”何云峰嬉皮笑脸地说。

“他敢跑！别人我说不准，我们那个老榆木疙瘩，借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她叹了口气 这口叹气着实把何云峰吓了一跳，老太太向来是个倔犟的人，很不容易听到她叹气。但等她把话说出来后，何云峰却笑得前躬后仰。

“唉 我媳妇还有半个月就要临产了。”

“要生孩子 这是喜事呀。”

“唉 要是在国内 还有啥发愁的 可她现在在美国。按美国的法律 如果生在美国 就是美国人 如果回来生 又怕路上出事。你说咋办？”说着眉头不禁锁起来，而嘴角却露出笑意。

她媳妇在美国，对何云峰不是新鲜事，这女子出国时，还是他帮助找了个美国商人担保的，说是自费出国留学，其实读书是次要的，像她那样智商不高，学业平平的人，想要拿个硕士博士，实在太难，要想在美国留下来，只有生个孩子。媳妇拿到绿卡，儿子就不愁没有退路。何云峰何等聪明的人，个个根根底底 他一清二楚 此时 他收住了笑容 装得挺认真的样子说：“那就在美国生嘛。”

庞钰一副挺痛苦的表情。“以后，我的孙子不成美国人了？”

何云峰显得更认真：“成了美国人才好哩。咱共产党人不是要闹世界革命么？这就当你们在美国播下了革命种子。说不定，你的孙子会在美国发展得更好，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到风川市接我这个市长的班。”

庞钰又撇撇嘴：“谁稀罕你这个市长。”

何云峰说：“那就不回来 在美国继续发展 说不定能竞选

上美国总统……

庞钰再也克制不住隐藏的笑，爆发性地大笑起来：“看你这张油嘴，没正经。不过，你的意见也对，就让她把孩子生在美国吧。”她的心里真的乐开花了。媳妇怀孕又不是一天两天，要回来生孩子早启程了，何苦拖到现在。她的目的，是要给何云峰打个招呼，让他在舆论上给她遮挡遮挡，他们是老共产党员，不是那种想赖在美国的人，更不是那种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之辈。

“孙子生在美国，有啥困难吗？”何云峰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了。

“也没啥困难，只是美国医药费很高，在那里生孩子，可能要花不少钱。你能帮忙弄点美元吗？”

“要多少？”何云峰显得很干脆。

“十万。不过先说好，我用人民币兑换，决不能平白无故地占有，只侵占一点你们市的外汇指标。”

何云峰怪罪地看了她一眼：“嗨，这算什么，老政委和你是风川的解放者，没有您们，哪有风川市的今天，难道用点外汇还不应该？我马上给吴志远讲一讲，让他直接给您汇到美国去。”

“其实小吴子我给他讲也可以……”

何云峰果断地说：“还是我给他讲吧，这样妥帖一些。”

庞钰感激地点点头：“好，那就这样。”

吴志远是风川市的银行行长，也是军大分校的校友，李陵和庞钰很看中的人，曾有一段时间，内定由他来做风川市市长，免得高泽群身兼两职，但这时，省纪委和省人大接到了一封举报信，揭发他和外商的关系不清，在信贷上有不少违规行为。因而吴志远的市长任职，在人大搁浅。对于这样一个竟

争者，何云峰决不会肥水落入外人田，这个人情当然该他送，吴志远那里，他只不过打一个电话，庞钰的事，他敢顶着不办么！

庞钰如愿以偿了，心情特别好，就想给何云峰多谈几句。此时她突然想起了个问题：“嗨小舒多久到？”

她说的小舒，指的就是舒中，军大分校的人，除领导人外，在她眼里都是小字辈。

何云峰说：“我已派车接她去去了，可能今天就到。”说到正题他显得很谦恭：“您看，是不是给她组织个接风晚宴？”

庞钰高兴地说：“当然应该接风。小舒离开风川几十年了，怎么能轻慢呢？”她对舒中向来有好印象的，她年轻时也很漂亮，漂亮的人喜欢漂亮的人，这几乎是一种天性，当年舒中到军大分校报到，她看她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她还给舒中介绍几个老干部，可惜都被拒绝了。现在舒中回风川市做一把手，这对她也太重要了。她说：“我早就做了安排，接风宴就安排在金威大酒店的豪华宴会厅，多请一点人，搞得隆重点，小舒现在可是衣锦还乡。”说着意味深长地瞥了下何云峰。

何云峰是何等敏感的人，立刻声明：“呃，呃，我这可是一切从今后的工作出发呀。”

庞钰不屑地一笑：“谁知你打的啥算盘。不过也是情理之中，你们俩过去结婚没被批准，现在又汇到一起来，一个一生未嫁，一个虽然另婚了，妻子又去世，也打着单身……”

“呃呃，老大姐，打住，打住，”何云峰完全是一副被误解的样子，“您太不了解我了，我早就发过誓不再娶……”其实他这句话言不由衷，他应该说的是，谁还去找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只是在最怕人说老的庞钰面前说出来，准讨一阵臭骂。

庞钰怎么不了解他？现在谈他和舒中的婚姻，不过开个

玩笑罢了。现在有点权的官们，哪个不去泡夜总会，洗桑拿，搞异性按摩，谁会弄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身边。想到此，她骤然从心底升腾起怆然感，一种不快袭扰心中，语调变得有点冷了：“好吧 晚上八点在金威大酒楼豪华厅。酒楼这边 我来通知吧 叫何凯准备充分点。”

何云峰说：“那我就把在风川的军大分校的老校友们全通知到……”

“通知老校友们？”庞钰犯犹疑了，坦白说在这些老校友中，有的人她实在不想见，自她到风川投入商海以来，总有那么几个人七嘴八舌，特别是现刚下台的高泽群，没少给她找麻烦，要不是何云峰，她恐怕在风川站不住脚哩。但她又转念一想，舒中今后是风川市的第一把手，重大问题还是要她点头才算，眼下正在争取高尔夫球场的批地问题，由于用地量过大，又在近郊，且都是良田，舒中肯定要过问，接风宴会一定要搞得热闹 老校友大团聚 最能调动人的怀旧情感 而今 在老同志中最能使人为之付出的就是这种情感，何云峰这个点子应该是想得很棒的，无论自己多么不愿意，把老校友们找到一起欢迎她都利大于弊。她心里平衡了，说：“好 不过 对有些同志你要打个招呼，几十年了，由于各人的进步情况不一样，地位、生活水平也不一样，晚上的宴会主要给舒中接风，个人的恩恩怨怨，委屈磨难就不要说了。”

何云峰赞同地：“对 这很重要 我先给有些人把话说在前头 聚会时 当说的话就说 不该说的别乱放炮。啊 高泽群通不通知呢？”

庞钰想了想：“高泽群就算了 他有肝病 和大家一起吃饭也不卫生嘛。啊，几十年了，这次算是老校友真正的聚会，索性我优待，晚宴按 7折收费……”